



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50/92  
E/1995/15  
7 March 199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五十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114(c)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和特别报告员  
和代表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5年实质性会议  
社会、人道主义和人权问  
题：各附属机关、会议  
及有关问题的报告：  
人权问题

1995年3月7日

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关于侵犯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民的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备忘录。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114(c)下的文件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题为“社会、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各附属机关、会议及有关问题的报告：人权问题”的项目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大使

德拉戈米尔·乔基奇(签名)

\* A/50/50。

## 附 件

### 一

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生活了几个世纪的领土于1945年被纳入前南斯拉夫联邦单位的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行政界线内。塞尔维亚人民在历史上其民族的领土从未成为独立的克罗地亚国的一部分。

塞尔维亚人住在这些领土的最早记录溯自822年(法兰克人编年史家Ainhard)。他们定居下来的人数同克罗地亚人一样多,并且大约在同一时间。Ainhard的《编年史》记载塞族人住在Dalmatia的大部分地区,克族人则住在Cetina河以西的领土。

塞族人大量定居在Lika、Kordun、Banija和斯洛文尼亚的荒废土地(今日塞族克拉伊纳共和国的几个部分)上,是在那时的奥地利皇帝邀请下发生于十六和十七世纪。他们作为分开的塞族军事单位,自愿服从奥地利人(德国人)的指挥,目的是保卫边界,防御土耳其人,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一个边境区,即Vojna Krajina, Ferdinand一世承认该区并给予特权。这些特权在以后数十年和数世纪都得到确认。1622年Ferdinand二世给在奥地利帝国境内塞族人住的这些领土确定特殊地位。塞族人被免除一切税。他在1630年发布一项特殊的特许状,确认了具有国家要素的特殊地位。从法律观点,Vojna Krajina不能属于克罗地亚,因为克罗地亚国在1102年就不再存在。塞族--克族冲突的根本原因许多是由于这些事实。Vojna Krajina在欧洲历史上以及在创建南斯拉夫各民族社会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奥斯曼帝国的垮台开始了德国化和匈牙利化的进程。为了加速这个进程和实现它们在巴尔干的政治目的,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为了挑起塞族--克族的冲突,什么都做得出。

自1860年代起,在强有力的德国化和其后的匈牙利化之后是强迫塞族克罗地亚化,这继续到今日。

在巴尔干战争成功地结束后,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人民在南斯拉夫人的“重新

聚集”方面承担了皮埃蒙特人的作用。南斯拉夫的统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现，创立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圣Germain条约的序言部分说，来自前奥地利--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出于自由意志决定永远同塞尔维亚联合，目的是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的名下建立一个独立而统一的国家。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自1929年起称为南斯拉夫王国)在1941年在德国及其法西斯盟国(保加利亚、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攻击下瓦解了。

在其废墟上，在德国--意大利的监护下创立了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并且对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罗马尼亚人发动空前未有的种族灭绝。

## 二

克罗地亚过去和现在的政策都是基于这种意识形态，即“政治上”只有一个克罗地亚，就是在克罗地亚国家领土上的人民构成的。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大克罗地亚政策的基础，其目的是创立种族上纯洁的、宗教上信仰天主教的统一的大克罗地亚。

在整个历史上，克罗地亚的政治家和政党承认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实际存在，但是他们拒绝承认他们在政治上的个体特征和组成的性质，将它们当作“正统的克罗地亚人”，意图秘密地或公开地同化他们。

穿过这些土地的断层线将信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同正统的塞尔维亚人分开，后者是在东边的伊斯兰教和在西边的基督教之间的一道墙。一些克罗地亚人拥护好战的天主教，这个教的野心是支配巴尔干半岛各国，塞尔维亚人则继续争取维护其种族和精神上的特性。在历史上这种斗争以不同的政治和军事形式出现，在今日仍是这样。

Leopold Kolonic大主教被认为是好战的天主教的创立人，他的想法由1941年在

萨格勒布的大主教Alojzije Stepinac以及独立的克罗地亚国陆军的牧师承接过来和执行。

提出克罗地亚人在种族、民族和宗教上比塞尔维亚人优秀的人是Ante Starcevic。他坚称克罗地亚人民不先消灭塞尔维亚人民就不能恢复其民族国家。同Eugen kvatemik一起,他于1861年成立克罗地亚正确党。Starcevic断定他关于所谓的克罗地亚国的政策是对的,呼吁成立从阿尔卑斯山脉到Prokletije山脉的大克罗地亚。他和他的追随者否认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塞尔维亚人在政治上的个体特性,声称塞尔维亚人是“正统的”克罗地亚人。他还认为克罗地亚人是优秀的种族,塞尔维亚人是劣等的种族。Ante Starcevic及其Frankovci继承者的种族理论导致Ustasa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企图成立一个纯粹克罗地亚人和信天主教的独立的克罗地亚国。从1941年至1945年,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实行了Starcevic的声明:塞尔维亚人是奴隶的种族,由于这个理由应该用斧砍他们。估计约有900 000个塞尔维亚人死于在Jasenovac、Jadovno和其他地方的集中营、在Karst的深渊和乡村的水井以及在正教教会的屠杀。

第三次企图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作法,今日在Franjo Tudjman领导的国际承认的克罗地亚共和国的边境内正在发生。今日的克罗地亚国继续独立的克罗地亚国的国格,象Franjo Tudjman在克罗地亚民主社会第一次大会上清楚说出的。“独立的克罗地亚国不但仅仅是傀儡政权和法西斯的罪行,并且是克罗地亚人在历史上期望拥有自己的独立国和获得国际承认的表示。因此独立的克罗地亚国不是轴心国一时的怪念头,它也是若干历史情况造成的。”

在准备与执行强行脱离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也继续对塞尔维亚人民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其基础是Ante Starcevic(克罗地亚颂扬他,称他为国父)于1861年奠定的,Ante Pavelic从1941年至1945年加以支持和热烈执行。

为了便利执行种族灭绝政策,Tudjman政权将塞族从新的克罗地亚政体(在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单位的所有法规中,塞族具有组成民族的地

位,不是少数民族地位)中“删除”,拒绝保障他们的基本公民权利和民族权利。

### 三

#### 各种形式歧视及侵犯人权和公民权利

国际法和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所保障的塞尔维亚民族成员的权利,在克罗地亚共和国遭到最明目张胆的侵犯。

不管克罗地亚官员的声明,在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塞尔维亚人正遭受迫害,其财产被霸占,塞人的房屋和经济机构被摧毁,正教教堂遭破坏,塞族人被强迫改信天主教,他们的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遭到侵犯。

对塞尔维亚民族人民的迫害,在不承认其组成人民的地位,以及后来克罗地亚共和国宣布独立和主权后立即开始。

对塞族的暴行还带有恐怖的特征,因它针对直接的目标和塞族的其他成员,目的是恫吓他们和引起不确定与恐慌,以便迫使他们离开克罗地亚共和国领土。塞族的大规模外逃始于1991年夏,直到今日仍继续着。

塞族从一个组成的民族被降到少数民族的地位。这样他们丧失了无数民族权利和公民权利。不再使用塞族语言和西里尔字母,也否定塞族人的精神和文化特性。不再以塞尔维亚语文出版报纸和杂志以及从事无线电和电视广播。塞族受到基于种族的歧视,克罗地亚身为缔约国则违反《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的基本规定。

克罗地亚境内战争的升级造成在各领域和各行业更加明目张胆地侵犯塞族的人权。最公然侵犯人权(战争罪行、种族灭绝、种族清洗、身体虐待)通常发生在危机和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在前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内大规模屠杀塞人始于1991年5月,在1991年11月至1992年3月达到顶点。大规模屠杀发生在特别是塞族人口占大多数的领土以及在战斗地区以外的市和镇。所有克罗地亚当局的工作中的胡作非为在那时期急剧上升,主要受伤害的是塞族人民。塞人被解雇,塞人的家庭和前

南国防军的成员被非法强迫逐出其寓所,而且大规模破坏他们的财产。塞人在警察讯问期间遭到骚扰,在其住家、公共场所和媒体上遭受轻视和侮辱。

在克罗地亚的政治领导人和有声望的执法官在其公开声明中首次提出塞族必须为在前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暴行集体负责的原则后,加强了对塞族的全面镇压。那些逃到在克罗地亚当局控制以外地区的公民不敢回家,因为怕警察讯问及同时存在的身体虐待。

在克罗地亚形势发展的第二阶段,尤其是在万斯计划通过后的时期,最公然侵犯人权行为发生在就业领域。

在1992年下半年对塞族人民的胡作非为仍继续着。他们被解雇,他们申请公民资格遭拒绝。没有采取法律行动来起诉犯严重罪行--特别是大规模屠杀和种族灭绝行动--的人的事例经常发生。

对塞族胡作非为的后果也被其家庭的克族成员感觉到。对塞族的迫害也是为了惩罚那些同塞尔维亚人结婚的克罗地亚人,因为他们这样做违反了信仰纯洁的基本信条。这在非法逐出政策和拒绝给予公民资格方面特别明显。

有大量证据证明塞尔维亚民族的公民被当作“叛徒和泛塞尔维亚分子”,他们象征对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宪法秩序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只因为其族裔本源。媒体时常谴责他们为克罗地亚主权国的敌人。他们以这种方式给塞尔维亚人创造很有害的环境,因此许多人被迫放弃一切公开的约会或组织,并且在其工作地方或在正式表格和问卷填写个人资料时隐瞒其族裔本源。他们也不愿意同塞族的会社打交道,因这些会社向克罗地亚当局说情未获得注意。

一些机构,常常是军事的和市的,甚至拒绝将塞族公民与实现其权利有关的要求列入程序,以这些要求没有根据打发掉,或以它们本来就没有义务处理他们的要求推掉。即使它们被列入程序中,也处理得很慢或故意拖延。例如要取得公民资格的程序需要6个月到12个月,与就业和住房事项有关的案件则长达两年,即使它们被认为是迫切的。

即使以对前南斯拉夫的人权情况作有偏见报道出名的国际人权组织诸如赫尔辛基观察和大赦国际记录了大量严重罪行--塞族公民是这些罪行的受害者或受侵害的一方,因此他们也认为必须表示他们自己在这方面的意见。从1993年中期到1994年中期的特征是迫害塞族公民的严重罪行减少了,因为到那时他们已受到严重的种族清洗,种族清洗说明了为什么仍住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数大量减少。然而,当局继续侵犯塞族的人权,虽然它们采取较少暴力和较不公开的侵犯形式,及使用不易觉察的压力和法律制度内的歧视的手段和方法。

在政治一级,问题被解释为不重要和只是很少几个,严重的胡作非为案件被掩盖起来,甚至最极恶的罪行也被辩解为“对塞族侵略的正党反应”。

#### 四

#### 规范法领域对克罗地亚境内塞族人的歧视

克罗地亚宪法和根本法把塞族视为少数民族。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序言申明克罗地亚是克罗地亚人民的民族国家,以及是平等公民的国家。第14条规定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所有公民平等,不论其差别;第15条规定所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成员平等;第43条确立所有公民在相同条件下建立组织的权利;第68条规定克罗地亚所有公民进行科学、文化和艺术创作的权利。从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这些条款所提供的证据的表面看来,人们一定会相信克罗地亚是个民族的世外桃源。

克罗地亚共和国选举法规定占总人口8%以上的少数民族有权派代表出席克罗地亚议会。这项规定事实上涉及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因为只有这个民族符合8%的“门槛”。可是,以规范法确立了塞族将按比例获得代表权的权利之后,克罗地亚共和国采取了若干措施迫使塞族要么改变民族或宗教或离开克罗地亚领土。

按比例出席议会的基础是1981年的人口统计(根据这一统计,住在克罗地亚的塞族有531 502人,即11.55%,南斯拉夫人有379 057人,即8.23%)。根据1991年人口统计,住在克罗地亚的塞族有581 663人,即12.2%,南斯拉夫人有106 141人,即2.2%。

可是,事实证明,“南斯拉夫人”投票者大部分是塞族公民。因为在塞族人和南斯拉夫人占总人口50%以上的城市,克罗地亚民主社区选举失败,议会的大多数席位由塞族据有(例如,武科瓦尔)。

地方政府法拆散和破坏塞族选举主体\*,而Zupani je和kotars的设立,整个塞族民族主体消失了。塞族整体被不自然地分割,从而其紧密和同时进行的政治和每一种其他活动都被阻止了。

选举克罗地亚共和国议会代表法和选举单位法使得塞族甚至更难以选入议会。这些法令证实基于政治利益并受克罗地亚民主社区的影响和压力通过的解决办法。所有这些的目的是防止在议会的塞族代表代表其人民的真正利益。这些安排引发了这些代表的合法性问题。

## 1. 违反战俘公约

1991年下半年,克罗地亚军队大规模违反关于战俘和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几百名塞族战俘在克罗地亚受战争影响的地区被杀死和受虐待。

特别可恶的是1991年9月21日克罗地亚共和国内政部和国家警卫成员在Karlovac的Korana河桥上杀死后备军人和士兵共13名以及1991年11月15日克罗地亚军方成员在Pakrac市Marino selo杀死12名塞族人。赫尔辛基观察报导了这两个事件。报导说在克罗地亚宪兵捕获和拘禁战俘之后施加酷刑和虐待的情事发生。报告接着说有当地警察局对战俘渎职和滥用程序的许多情事。报告除其他外说,看来在锡萨克和西斯洛文尼亚其他地区的克族部队对被他们俘获的人特别残忍。

---

\* 克宁市被分为Benkovac和Drris选举单位。造成克族在60个选区之中的55个为大多数,而塞族只在一个选区Petrinja是大多数;在其余的4个选区只构成相对多数。这样划分的目地是在塞族是大数多的地区,防止合法和真正代表其利益的选举。



同时,在1991年12月12日至13日的夜间在Glina附近的Gracanica,国家警卫和萨格勒布大学学生以最残忍的方法将被他们捕获的28名塞族领土防卫成员屠杀了。法庭专家只指认了19人。

以下叙述的只是1991年在克罗地亚被俘掳的塞族人受不人道待遇的一些实例:

- 奥西耶克,1991年9月17日至22日:被俘掳的一群南国防军成员在Bela营房没有食物和水供应被关在一部拖车里达5天4夜,当时国家警卫成员以各种方式虐待他们,殴打他们,把香烟屁股在他们身体上拧熄,强迫他们跪下并把手肘靠在破碎玻璃之上,用刀子捅他们,并威胁要用手枪向他们射击。

- 萨格勒布,Kerestinec营,1992年6月至1993年3月:被监禁在一起的是塞族战俘和平民。被俘的人经历了人们无法想象的酷刑。

收集战争罪行证据国家委员会知道名字的证人在该营被关约1个月(1992年7月至8月)。他们告诉他,他被送到那里,服当他躺在Slavonski Brod医院被审问时所判的刑期。他没有在法院接受审判,也没有被告知法院裁决,而只是获悉他已被判刑。

在Kerestinec,他遭受严刑,一条电线连到他耳朵和另一条连到他的性器官。电话手把然后屡次摇转,使他遭受高电压震荡,造成他的身体收缩和麻木。

- 萨格勒布,Kerestinec营,1992年1月至4月:根据1名妇女证人陈述,年轻妇女在晚间被带离这个营给塞族,在4-5个小时之后回来。这些妇女说她们有时被两个或三个克族警察强奸。

- 证人M.P.当奥西耶克Bela营房的南国防军士兵于1991年9月17日投降时,他被雇用为驾驶,其后他们被带往在奥西耶克的内政部房地,他们在那里被殴打至失去知觉。特别残忍的是强迫战俘受国家警卫成员夹道鞭打,他们以步枪柄和棍子打他们并射击士兵Jova Banjac,他于1个小时之后死亡。

- Metkovic,香烟站,1992年6月至7月:同一群被俘的南国防军军官和士兵一起,证人被关在Metkovic香烟站地下第三层作为原子弹避难所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面积2×1.1公尺,2台尺高,密封,因此战俘窒息,当他们最后打开房间时,由于缺乏

氧气,所有战俘都筋疲力尽。他们在这个房间关了七天。在这段期间平民来看他们,他们大多数都醉了,警卫允许他们打战俘。

- 斯普利特,“Lora”监狱,1993年6月至7月:证人B.K.被带到这个监狱,关了两个月。他们不顾他是失去一支腿的伤残人而无情的打他。有一次,他们强迫他裸体地躺在湿的地板上,之后,他们将感应电话的电线接到他的耳朵和他左腿的一个脚只之上,开了电流。电流震荡造成收缩和极大痛苦,这样电流不断开关,直到他的嘴巴开始流血。

- 证人N.K.在同一监狱只关了一天。在一到达之后,他同十名其他犯人被带往一片草地。不久克族宪兵出现,携带50公分长和4/3英寸厚的金属管子。宪兵以管子殴打他们的身体各处,即使证人已经受伤了。

- 证人N.K.右手断了三处,左手断了两处及肩膀断了一处。殴打持续达2个小时之久,当他倒下时,宪兵踢他并用脚踩他。就在这时,他们打断了他的牙齿。

- 在他关在“Lora”的1个半月期间,证人P.B.受到各种方式的侮辱并受最无情的殴打,即使他已经受伤。

有三个场合,他们带来7-8岁的男孩,把犯人从监狱取出(证人P.B.是其中之一),强迫他们坐在水泥地上,把男孩放在犯人所坐地点旁的椅子上面,男孩从上面向他们撒尿。

根据尚未证实资料,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有记录的监禁塞族战俘、平民和军事人员有95个营。这些营有不少就字面的全部意义说来是Pavelic型的集中营,塞族在其中被拷打和杀死。这些营设在下列地点:别洛瓦尔(设在内政部房地的监狱);瓦拉日丁;文科夫齐;Brgorac(监狱);武科瓦尔(Borovo “Komerac”);武科瓦尔(Borovo “Nova obuca”);武科瓦尔(机场机棚);武科瓦尔(在Borovo Naselje建造中的学校);武科瓦尔(市政厅附近的幼儿园);武科瓦尔(市政厅地下室);武科瓦尔(原子弹避难所);武科瓦尔(“Drvopromet”仓库);武科瓦尔(墓地下的墓穴);;武科瓦尔(Ruthenian教堂);武科瓦尔(“Vladimir Nazor”学校);;武科瓦尔(Luzac);;武科

瓦尔(“Abazis”仓库);武科瓦尔(Erceg官小教堂);武科瓦尔(内政部);武科瓦尔(军事部);戈斯皮奇(Smiljane营);戈斯皮奇(区监狱);戈斯皮奇(Zablato村);戈斯皮奇(Perusic村的砖厂);戈斯皮奇(Tmovac Zablato);格鲁比什诺波列(“Bilogora”旅馆);达鲁瓦尔;杜布罗夫尼克(“Excelsior”,宪兵总部);杜布罗夫尼克(“Palma”别墅);杜布罗夫尼克(区法院);杜布罗夫尼克(Lapad岛的“Zagreb”旅馆,宪兵总部);贾科沃(监狱);扎达尔(Borik);扎达尔(空军俱乐部);扎达尔(“Velimir Sporpik”学校);萨格勒布(Vlaska ulica,内政部);萨格勒布(Cemomerec,砖厂);萨格勒布(Vukomerec监狱);萨格勒布(Gajeva ulica 3,前军事审问监所);萨格勒布(“铁托元帅”营房);萨格勒布(Kerestinec);萨格勒布(Kuniscak);萨格勒布(Remetinec,Rajtoriceva ulica);萨格勒布(Petrinjska ulica 12和18);萨格勒布(Selska ulica,前南国防军营房);萨格勒布(Trstenik);萨格勒布(Cemomerec);伊莫茨塞;卡尔洛瓦茨;Lepoglava(教养所);利皮克;利波瓦茨;Marino selo(达鲁戈尔附近的渔夫小屋);Metkovic(监狱);Metkovic(Duboka村);Metkovic(无线电台);Metkovic(运动大厦);Metkovic(香烟站,地下室);Nasice;Nin;新格拉迪什卡(内政部监狱);新格拉迪什卡(兵营监狱);新格拉迪什卡(高中学校地下室);诺夫斯卡;奥古林;Orahovica;奥西耶克(内政部);奥西耶克(红营房);奥西耶克(运动场上营房);帕格(Slano);Pakrac(一家百货公司地下室);普洛切;Podravska Slatina;普拉(Katarina);普拉(Krecnjevic);普拉(“Valtura”教养所);里耶卡(Cifotina,第29警卫部队监狱);里耶卡(“Via Roma”Ulica zrtava fasizma);Sinj(前南国防军营房”第一斯普利特游击队分遣队”);锡萨克(炼油厂仓库);锡萨克(内政部);斯拉沃尼亚波热加(区监狱);斯拉沃尼亚布罗德(“Kod Bardakd”咖啡厅的地下室和滚木球场);斯拉沃尼亚布罗德(公安局地下室);斯拉沃尼亚布罗德(消防厅地下室);Slavonski Samac;索林(Bilice);斯普利特(Katalinica Brijeg);斯普利特(“Lora”);斯普利特(Dracevac,前南国防军营房);斯普利特,Bilice(在斯普利特和索林之间);特罗吉尔;Turopoje;Sibenik

(Mandalina监狱)和Sibenik(Subicevac)。

## 2. 种族清洗和非法逮捕

自从1990年6月1日以来,克罗地亚共和国当局已经从其控制下的领土中驱逐了350 000人以上的塞族。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种族清洗:在难民营消灭肉体 and 禁闭,有计划地摧毁塞族住房,使用武力将人赶出住房,解雇工人,阻止人们过宗教生活,拒绝发给克罗地亚公民身份证等。

在克罗地亚共和国,特别是西部斯洛文尼亚的每一个地方都对塞族开展种族清洗,塞族村落被有计划地放火摧毁。根据自从1992年8月15日以来,搜集到的数据资料(联合国大会作为正式文件印发的塞族议会关于克罗地亚共和国当局迫害塞族人民和在西斯洛文尼亚进行种族清洗的报告),克罗地亚对183个塞族村落和10个村镇进行了彻底的种族清洗,对另外87个村落进行了部分种族清洗。1993年5月15日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S/25777)提到有250 000名塞族被克罗地亚驱逐出境。这些数据只包括已经登记在案的,在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领土找到住处的被赶出来的塞族。

大部分塞族都是被他们采用背信弃义的方法从许多克罗地亚城镇赶出来:Karlovac 3 000人;Zadar 28 000人;Sisak 20 000人;Gospic 50 000人;Sibenik 15 000人;Vinkovci 10 000人;Slavonski Brod 10 000人以及Darugar 10 000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在好几个场合将有关克罗地亚境内种族清洗的文件记录资料提交给联合国,包括4份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80号决议提出的战争罪行报告)。

此外,根据驻萨格勒布欧洲联盟监测团提供的数据资料,每天都有,甚至今天也有5 000名塞族离开克罗地亚,基本上前往塞尔维亚共和国、斯普斯卡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

克罗地亚共和国驻贝尔格莱德办事处现任副处长Dusan Bilandzic博士于1993

年5月24日在萨格勒布举行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上说,已经有250 000名塞族离开了克罗地亚主权管辖的领土。Bilandzic博士接着说“在克罗地亚政府当局采取行动的背后隐藏着急切的种族清洗愿望。”

以下是一些典型例子:

- 就在Daruvar,克罗地亚武装部从1992年开始印发一份克罗地亚共和国管辖下的“敌人”的详细名单。这份名单是以题为“Daruvar名人录”的小册子印发的,其中有一篇简短的序言,以及来自Daruvar市区35个安置点的621名塞族人民,他们因为在1990年秋季举行的全民投票中赞成成立塞族文化自治区,而被指控为在斯洛文尼亚散播“邪恶的种子。在印发这本小册子以后,塞族便开始从这个地区大量外逃。

- 10 000名塞族公民在压力之下离开了Pescenica地区Kozari Bok和Kozari Put的地方社区,抛弃了他们所有的财产。人们知道这件事是谁干的,但是却没有人要求他们对其行为负责。

- 1991年6月--12月,Vodice:证人B.M.是Vodice一家旅馆的助理厨师,在克罗地亚民主社区选举获胜以后他们将他和其他塞族在工作地点进行隔离。克族同事对他们敬而远之,旅馆经理Stipe Loncar在1991年6月告诉他们:“你们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你们这些塞族最好不用来工作,通通离开这里。”在他提出警告以后,害怕的塞族都不敢回去工作。

- 证人B.M.住在Vodice附近的Dragisic村,该村于1991年9月被克罗地亚军人包围。塞族儿童停止前往附近CistaMala村的学校上课。在这几天期间,村里的塞族东正教教堂也受到袭击。塞族人的住房被摧毁,村庄已不存在。

- 1991年5月2日,Zadar附近的Bibinje:一大群Zadar和Bibinje的人民对Bibinje的塞族村民展开有组织暴力活动,目的在迫使他们离开村庄。在这次事件中,他们摧毁了37栋塞族住房。他们的商店和住房被劫掠,结果造成Zadar及其附近的塞族大量逃亡。

- 1991年5月2日,Zadar: 一大群Zadar克族村民对Zadar塞族村民展开有组织暴力活动,目的在迫使他们离开城市。超过100间塞族商店和住房被焚毁。这些建筑物都遭到劫掠,因此塞族从Zadar大量外逃。总部设于贝尔格莱德的各公司的分支办事处也被摧毁和劫掠:“Novi dom”、“JAT”、“Putnik”、“Avis”、“Beko”、“Merkur”、“Kluz”、“Beteks”和其他办事处。

- 1991年12月和1992年上半年,Ratkovica村、Slavonska Pozega市:在这个克族占多数的村庄,塞族受到巨大的压力,强迫他们离开该村。他们把塞族带进警察局,用各种方法进行审问和威胁,塞族的住房在夜间遭到枪击,在1991年天主教圣诞节有人向Milan Vujcetic和Nedeljko Treskavica的庭院投掷炸弹。之后不久,在1992年上半年,他们炸毁了8栋塞族住房,除了生活区之外,塞族的经济和其他附属建筑物也被摧毁,干草堆被烧掉。在这个村庄及其附近没有发生战斗,但是在50公里以外发生了战斗。

- 塞族人被逮捕和受到虐待是最经常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因为他们受到克罗地亚军方和民政当局的虐待。

甚至克罗地亚官方都确认在克罗地亚控告塞族人的刑事诉讼案超过30 000件。以下是无数次逮捕案件中的一部分:

- Karlovac国家安全中心前任领导Milan Grba,养恤金领取人,被“Vecemji Listi”和“Slobodni tjednik”指控为“Cetnik屠杀者”而被Rijeka警察局拘禁,说他对克族人民犯下了罪行。虽然在调查期间发现在罪行发生时他在居住于Uzoce的姐妹的家里,但他还是被拘禁。他的姐妹就职于Rijeka警察局,不得不在压力下离职,并被指控“透露秘密情报”。

- 1991年底,Dane Drakula在Gospic被逮捕。1992年2月他从监狱释放。在他抵达Rijeka和后来抵达Pula以后他又同其他13名平民被逮捕。

- 1993年3月12日,Rijeka警察局从Ljubica Bozanic公寓带走了3名塞族公民。他们无辜被拘禁在警察局,受到虐待和殴打。在这个事件中,Dusan Dobrlta曾

在Rijeka生活和工作了大约20年,只因为他出生在Knin市而被打成重伤,犯罪者是一些地方官员,但他们仍然“没有被揪出来”。

- 1991年12月30日Virovitica bojna(公司)的人员在Darugar逮捕了36名塞族,包括妇女。这些被逮捕的人在黑暗的地下室生活了三天,于1992年1月2日获释,其中有些男的被殴打。

### 3. 残忍杀害平民与失踪人士

克罗地亚共和国对塞族犯下大规模罪行和屠杀,其目的是在克罗地亚领土上进行种族清洗,创造一个纯克族国家。

根据调查克族对塞族人口所犯罪行组织已经取得的资料,杀害和屠杀的主要受害人是老年男子和妇女。

有很多塞族被杀害。具体受害人姓名一向都很难确定。“赫尔辛基观察”、“大赦国际”和保护人权的其他组织也报道了这些罪行。有些杀害事件即使在克罗地亚严密管制新闻媒体情况下仍然不可能没有人报道。一般的情况是,克罗地亚当局没有完成对任何这类案件的调查工作,没有将犯罪者绳之以法,或将其罪行向公众宣布。

以下是这类杀害案件的其中一些例子:

- 1991年10月15日至1992年3月31日,在Marino selo和Pakraska Poijana大约有2 500名塞族被克罗地亚共和国现任助理内政部长Tomislav Mercep的行刑队杀害。从塞尔维亚议会情报中心附属机构掌握的资料来看,他们在1992年2月19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指控Franjo Tudjman杀害了来自Darugar市Kip村以及Marino selo死亡难民营的12名塞族。

- 在萨格勒布杀害塞族Zec家族三名成员的案件令人感到震惊。干下这个滔天罪行的犯罪者,Sinisa Rimac、Munip Suijic、Nebojsa Hodak和Igor Mikula由于据称法庭没有按照程序规定处理这个案件而免于起诉。克罗地亚当局这么做等于发

出了一个在克罗地亚共和国继续杀害和劫掠塞族人口的信号。

- 在1991年10月下半月,克罗地亚共和国内政部特别单位和国家卫队的成员从已经编好的名单中在Karst Pits带走了490名著名的塞族平民,他们把这些人装进卡车,第二天晚上在Karst Pits山Velebit山谷中将他们杀害。只有24名塞族的尸体被找到和辨认,有关数据资料保留在国家战争罪行委员会。

- 1993年9月9日至13日,在Gospic附近的Medak飞地:克罗地亚共和国陆军最高总部指挥官命令开展“焦土”战斗行动,目的在占领联保区的“medak飞地”地区。该行动计划打算突击包围Divoselo、Pociteij和Citluk塞族村庄,杀害所有的人,彻底摧毁居民住房。在执行这项命令时,克罗地亚共和国陆军某单位成员(国家卫队第一营“克罗地亚狼”)屠杀了100多名塞族。Janko Bobetko向在该次行动中表现积极的许多士兵和官员颁发奖章。

克罗地亚内政部特别单位指挥官Tomislav Mersep也参与了这项行动。联保部队也报道了克罗地亚军队在Medak飞地所干的屠杀罪行。

- 1991年9月5日,国家卫队第一营成员在Gredjani (Nova Gradiska)村杀害了8名50岁以上的塞族。

- 1991年10月29日,克罗地亚当局发布一项驱逐Slavonska Pozega市西部地区28个村庄的人口的命令。1991年12月10日,克罗地亚部队杀害了拒绝离开家园的塞族(只在一天内就杀害了43名塞族)。

- 1991年12月29日,国家卫队第123营的成员在Gomji、Srednji和Donji Grehovjani (Pakrac)等村庄杀害了16名塞族,其中大多数为老人。

- 在1991年12月12日至13日的夜间,在Vinkovci附近的Paulin村有18名塞族被杀害。

- 1992年6月21日,在Miljevacki高原有41名塞族被杀害,他们的尸体无法辨认(安全理事会第762号决议谴责了这项罪行)。

- 1992年2月25日在Daruvar, Radosavljevic家庭的成员, Radovan (1956)、



Jovaka (1960), Dejan (1978) 和 Nenad (1982) 在其家中被杀害, 他们的尸体于1992年2月28日被埋葬在 Daruvar 市 Imsovac 村的墓地。他们是被克罗地亚军事警察部队杀害的(犯罪者之一是克族 Croat Jozica Mudri, 大约23岁)。有人在克罗地亚对这些人展开罪行诉讼, 但由于“缺乏证据”而作罢。

- 在1991年7月至1992年3月期间, 有许多人不是被杀害就是失踪, 但其中只有40名被辨认出来。详细数目还会更高。克罗地亚塞族社区于1993年3月17日给图季曼总统的信指出这个数字为400人。

#### 4. 各种形式的压力、威胁和粗暴待遇

自弗拉尼奥·图季曼当选国家元首以来, 只要公开谈及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时, 他最后总是以威胁的话语结束讲话, 其唯一目的是恐吓塞族人。例如, 在“面包日”(1993年10月)发言讲话时, 他借此机会威胁在克宁和萨格勒布的塞族人, 呼吁后者“使其在克拉伊纳的塞族同胞醒悟过来”。

在1993年7月底, 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呼吁塞族知名的知识分子协助找到解决克罗地亚境内塞族人问题的办法。当时, 他警告说, 如果在克拉伊纳的武装冲突升级, 不可能保障那些居住在由克罗地亚当局控制的城镇的塞族中的安全。

在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举行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时, 民主共同体领导人弗拉尼奥·图季曼说“独立的克罗地亚国不只是法西斯主义造成的, 而且也表达了克罗地亚人民几世纪以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理想”, 从那时起, 对独立的克罗地亚国预兆不详的公共复原过程就开始了。

在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取得胜利后, 从1990年3月至1991年11日期间, 在萨格勒布开展了一场“搜索”一切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有关事务的运动。整个城市到处出现了种种涂鸦, 上面写着“塞族人滚出去”、“塞族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口号写在 Vrac 的地下通道里)、“塞族人不得入内”(标在许多商店橱窗上)和“安特·帕韦利奇万岁”或以克罗地亚塞族文字编写的“ZAP”字样遍布全城。

后来,大量塞族公民逃出萨格勒布,下文列举几个例子:

- 在证人J.V.工作的“Nikola Tesla”电讯设备工厂中的5 300名工人中有420名是塞族人。自从对塞族人实行了更严格的工作和纪律措施以及严厉的控制后,该工厂塞族人的状况越来越糟。有人把他们的缺席与当时的发展--武装冲突--联系起来并含沙射影地说他们在周末为塞族一方打仗去了。一名叫Ana Vojtosek的克罗地亚妇女的儿子是国民警卫队队员,被人打死,在该工厂工作的克罗地亚妇女们试图对其塞族工友实行私刑。

- 由于无所不在的压力和威胁,塞族工人开始大批离开工厂。当证人J.V.被迫提出辞职时,人事部门的人告诉她说,她是第50个离开该厂的塞族妇女。证人J.V.不得不离开萨格勒布,她现在作为难民全家住在塞尔维亚。

- 在Virovitica榨糖厂,分发了一份问题单,其中要求工人回答他们是否愿意和塞族人共事。这份问题单的真实性已得到在克罗地亚共和国Sabor的宪兵Rudolf Brijacak的证实。

- 在Crikvenica附近的Dramalj已提出一份塞族公民住房清单。正向塞族人施加压力,以便他们离开此地。

- 来自Pozega市Jaksic的Petrovic一家几次受到克罗地亚军方的威胁。1992年3月2日一枚炸弹扔入他们的卧室。

- 由于对塞族公民的各种形式的压力,在斯普利特、里耶卡和其他城镇,有许多人改名换姓。

- 1994年12月1日在杜布罗夫尼克的东正教墓地发现了一箱人肉。这是从杜布罗夫尼克医院妇产科病房一次分娩中取出的胎盘。大箱子中还有3个滴血不止、来自停尸房的口袋。据当地教堂司事说,这种口袋每月两次运到该墓地。

- 1994年12月12日,Cavtat小学的40名10岁学生侮辱并用石头殴打他们的老师Slavojka Kovacevic-Glavic,因为她父亲是塞族人。该老师被石块、瓶子和爆竹击中,与此同时孩子们冲她高喊着“Cetnik女人”和“我们要用棍子把你打死”。她

在昏迷后被送进医院。该校校长和其他老师目睹其同事遭受私刑。令人感到关切的是,1992年12月她曾被作为多余人员解雇。

## 5. 摧毁住房和公寓及毁坏财产

摧毁住房、烧毁村庄一直是克罗地亚当局对塞族人进行种族清洗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手段。在整个战争期间,摧毁受战争影响地区以外的塞族人财产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尽管联保部队的到来结束了战斗,但在1992年期间,克罗地亚当局在从Bjelovar到Pozega的斯洛文尼亚西部地区继续有预谋和系统地摧毁塞族人的住房、公寓和经济设施,目的是阻止塞族人返回,并使可能的回返者不断处于恐惧之中,并在他们之间制造不安和焦虑的情绪。

据估计,在扎达尔、萨格勒布、卡尔洛瓦茨、奥西耶克和克罗地亚其他地区数以千计的塞族人住房、公寓和经济设施被烧毁和摧毁。宣布没有人对这些罪行负责,更不用说判刑了。只侦察出一些犯罪者。

- 据1991年8月克罗地亚当时的内务部长I. Vekic的讲话,发生了2 495起埋设爆炸装置和纵火案件。其中1 493起与住房有关,1 002起与旅店、餐馆、商店、汽车、铁路线、售报亭、民族解放运动纪念碑和做礼拜的地点有关。

- 在Ogulin,由被迫离开该镇的塞族人所有的66处设施被炸药炸毁。

- 自1991年以来,在奥西耶克地区,有180所塞人住房和公寓被小偷光顾,有300处塞族人所有的住房和商店被炸毁,发生了3起针对其他塞族设施和教堂的恐慌主义进攻。据在卡尔洛瓦茨警察局的报告,在该地区有177处由塞族人所有的设施(私人住房、餐馆、商店、商业房地、报亭、汽车)被炸毁。

- 据Anet Devcic警察局长所说,在萨格勒布共登记了207件埋设爆炸装置的事件(在所有这些事件中,都涉及塞族公民)。

- 在Novska地区约130处塞族人住房被炸毁,在Virovitica市,数量不明的住房、商店和餐馆被摧毁。

- 据在斯普利特的一些公民说,截止到1991年12月底,该镇主要由塞族公民拥有的约200处设施被炸毁。

- 根据那些逃出扎达尔的公民说(虽然无法核实),该镇约1 300处设施被摧毁。里耶卡的一份“Novi list”上的报告中刊登了一份扎达尔地区警察官员的讲话,其中证实了上述数字可能是正确的。该讲话说考虑到在扎达尔及其邻近地区被摧毁设施的数目,上述数目的确是准确的。

- 在Podravska Slatina市的20多所村庄,大多数塞族人住房都摧毁、烧毁或洗劫一空。

- 在Podravska Slatina市内,有30多所塞族人住房或被炸毁,或被烧毁。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克罗地亚武装冲突爆发前曾在该镇居住的占52%的塞族人中,现在只有2%留下来。十分重要的是,应指出在该地区没有战斗,因此塞族人的出逃不是由作战行为造成的。

- 在Daruvar及其周围村庄,100多处塞族住房被炸毁。即使是在部署了联保部队后,炸屋行动仍在继续。在这些房屋被炸之前,房屋先遭到洗劫。

- 在1991年9月25日至26日的晚间,克罗地亚军人在Otocac市Briog村采取了“清洗”行动,80%的塞族人住房被烧毁、30多个家庭无家可归。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在1994年4月10日走访了Briog村,并证实塞族人不再住在那里。

- 1992年5月底,在有塞族人和克族人居住的Gospic市的Studenci村,属于6位名叫Milenko Pavlovic、Nikola Stakic、Dane Pavlovic、Veljko Stakic、Dragan Petric和Nedeljka Paripovic的塞族公民的房屋被摧毁。

- 1992年12月中旬,在Slavonski Brod附近的Zavrsje居住的NN村民的经济设施被摧毁,他所饲养的牲畜被屠杀,后来,他的住房被炸四次,因此无法居住。

- 美国驻萨格勒布大使,Peter Galbraith也公开谈到了摧毁、烧毁和洗劫塞族人住房的事情。1993年9月30日他在萨格勒布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除其他外,特别说:“能不能把以下事实称之为事件或战争必要伴随的现象呢?即,在克罗地亚

当局控制的地区约1万所塞族人住房被炸毁。”

## 6. 毁坏教堂和礼拜场所

克罗地亚当局利用克罗地亚境内的危机和战争(1991-1994年)来实现Ante Starcevic的想法,并完成由Ante Pavelic开始的将塞族人从其领土内赶出的行动。这场战争最先的受害者是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教堂及其他礼拜场所。这些毁坏行为经过周密的策划。因此,克罗地亚(军事、城市或教会)当局肆意毁坏宗教设施(其中有些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还有一些被毁坏的无价展品是十三和十六世纪遗留下来的)的破坏行为彼此协调一致,这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

- 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五个主教管区之内,有294个教堂被毁坏或损坏(139个教堂被毁坏,其中36个被炸毁,30个被烧毁及11个被炮击毁坏;155个教堂被损坏,其中10个被拆毁,10个遭到洗劫;一座寺院被毁坏,6座被破坏;两位主教的住宅被毁坏,其中一座住宅遭到洗劫);4名主教的住宅遭到炸弹破坏,3座住宅遭炮击,一座遭到洗劫(共有8家住宅);69名主教的住所及其他教会设施被毁坏,其中47座遭到炸弹破坏,22座被烧坏;41名堂区教徒的住所及其他教会设施被破坏,其中29所被拆毁,12所遭到洗劫;14座小教堂被毁坏,14座被损坏;16个教堂墓地被毁坏,14个被破坏;一座教堂博物馆被毁坏;两座教堂档案馆被毁坏;一座图书馆被洗劫,两座被烧毁,一座被毁坏。

- Pakrac境内于1690年建成的东正教堂图书馆被毁坏。

- 这种故意破坏教堂设施的一次极为严重的行为发生于1992年4月11日,有人安放爆炸装置炸毁了萨格勒布主教管区的主教座和萨格勒布的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博物馆,其中的展品可以追溯到十三和十六世纪。

克罗地亚新闻媒体报导了该博物馆遭受破坏的情况,但是它们没有提及萨格勒布主教管区的主教座被炸毁。

那次爆炸炸坏了博物馆内宝贵的展品,其中包括62幅圣象、13本手写的祈祷

书、十三至十九世纪期间的一些章程、其中许多是以西里尔字母印制的、十八世纪的教会绣制品的10幅样品、许多其他书籍、旧档案、约100幅圣象和约100件珍贵的教会物品。

- 卡尔洛瓦茨境内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主教管区的建筑被毁坏。
- Slavonski Brod地区的所有教堂都被毁坏或烧毁。
- 1994年12月21日,奥西耶克境内复活圣母马利亚东正教堂遭到炸弹破坏。

与此同时,东正教会的牧师遭到逮捕和虐待,因此他们当中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克罗地亚共和国。

## 7. 解雇和侵犯劳资关系权利

塞族人在就业方面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和歧视在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比比皆是,甚至在它脱离以及爆发武装冲突之前就是如此。随着冲突的升级,对塞族人的歧视也进一步升级,并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1990年至1993年期间,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的塞族人一般都遭到解雇。其中遭到解雇最多的是在国家行政部门、司法机关、财政部门、新闻媒体中工作者以及担任管理职务者。对此所谓的解释是他们作为“共产党”员享受过“特权”,他们“不称职”,以及他们毕竟和其他人一样是“经济危机的受害者”。

许多塞族人说,在他们被作为所谓多余者而遭解雇之后,立即就有克罗地亚人获得这些工作。

侵犯劳资关系权利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将拥有职权和享有较好薪水的塞族人降到职权较低和薪水较低的职位上,以及将他们非法解雇。这种作法降低了塞族人的收入,加剧了他们的生存恐惧。

1992年2月11日,劳工、社会和家庭保护部下达一项指示,要求阻止那些“曾经躲进树林和从事反对克罗地亚共和国利益之敌对活动”的人返回和重新就业。这项指示特别涉及到那些在遭受压力之后被迫离开其长期居住地方的塞尔维亚人。而实

际返回的少数塞族人受到审讯,被剥夺就业机会,并遭到各种其他形式的虐待。

以下是一些典型的案例:

- 自1990年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的选举以来,克罗地亚政府各部门及各机构中一直在对塞族人进行有计划的全面的种族清洗。

- 1990年10月,克罗地亚共和国国防部长Martin Spegelj命令在一个小时之内解除20名塞族人在国防部内的工作。1992年年中,国防部又解雇了其他60名塞族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塞族人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国防部内工作。

- 1991年夏季初期,萨格勒布城市供水公司清除了所有那些被认为“不可靠”者。在市议会“该公司的人事状况”进行的一次讨论中,据说,他们认为公司内的塞族人太多,而且他们都是潜在的敌人(在该公司的1 033名雇员中,只有59名塞族人)。

- 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警察总部决定,曾签署请愿书要求将达鲁瓦尔市并入“克拉伊纳塞族自治区”的人不得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国家行政部门”工作。根据这一决定,塞族人遭到纪律处分,其中25人被解雇。达鲁瓦尔地方政府中有7名塞族人遭到解雇;人民大学2名,中学中心5名,医疗中心1名,而其他遭解雇的是在达鲁瓦尔、Sirac和Dezanovac的小学中工作的塞族人。

而且,根据《达鲁瓦尔人名录》,达鲁瓦尔市解雇塞族人的现象仍在继续,主要发生于地方政府行政部门和各公司及机构中。

- Podravska Slatina警察局从72名警察中解雇了37名塞族警察,这是在警察中“清洗”塞族人的典型事例。地方政府行政部门也进行了类似的“清洗”。

- 萨格勒布警察总局中剩下的少数塞族人受到压迫。这种压迫的一贯作法就是经常从一个局调往另一个局。甚至就连同塞族人结婚的克族人也难以幸免。

- 1991年底和1992年年初,萨格勒布的“Slavija”贸易公司全部解雇了所有塞族人,以防止他们购买公司股票。

- 萨格勒布“AIPK”贸易公司的总经理被禁止进入公司的楼房只是因为他是

塞族人。

- 萨格勒布社会保险基金的塞族人遭到解雇。

- 1991年9月9日,萨格勒布“TOP”公司的一群工作人员要求其总经理禁止塞族人在该公司工作,这仅仅是因为塞族人的民族所属。

- 1992年6月,萨格勒布铁道运输公司解雇了14名塞族人,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早在1991年就签署了对克罗地亚效忠的声明。

- 克罗地亚共和国教育部下达一项令人屈辱的指示,即塞族人不得教克罗地亚文,尽管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格并多年来一直在教克罗地亚文。

- 在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决定解雇不合格的工作人员之后发生的大量解雇中,所采用的标准不是工作人员的资格,而是他们的民族所属。“斯普利特”银行的例子非常说明问题。该银行解雇了52名雇员,其中多数曾经申明他们是塞族人和南斯拉夫人。

#### 8. 强行搬入公寓(强行迁出)\* \*

对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的塞族人所施加的一项十分有效的压力是,非法强行把塞族人从其公寓中迁出,并由克族人占领这些公寓。在大部分塞族人企图保护其权利无效之后,便决定永远离开他们的家园和克罗地亚。

非法强行迁出的行为最能说明克罗地亚国所组织制造的恐怖,以及克罗地亚人所拥有的巨大民族主义的排他性。这些行为与克罗地亚官员和克罗地亚在国际组织

---

\* \* 1994年11月2日至3日在萨格勒布举行的讨论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非法迁出问题的会议上,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主席Ivan Zvonimir Cicak(会议的组织者)特别指出,“自战争开始以来,在Karlovac有2 000套公寓被合法或非法地占有。如果将Karlovac作为克罗地亚共和国450万人口的一个数据样品,克罗地亚被强行迁出公寓的人数将达几十万家庭。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其他城镇也有类似的例子。”



的代表所作的关于克罗地亚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断言完全有矛盾。将塞族人强行迁出公寓的问题十分严重,他们的基本人权受到严重破坏,以下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联合国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在给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马特·格拉尼奇的信中指出,非法和强行迁出的作法仍在克罗地亚继续发生,他警告,克罗地亚政府有责任根据其在国际上所作的承诺,采取有效措施停止非法和强行迁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人权。特别报告员汇报说,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大约发生了5 000次非法和强行迁出的事件。

1994年3月初,美国国务院发行的关于克罗地亚境内人权状况的报告也专门指出了非法迁出的问题。该报告指出,尽管克罗地亚官方已作出承诺,但这些迁出行为仍未停止。

以下列出的只是众多非法迁出案例的一部分。

- 根据不完整的统计,塞族人在遭受压力或被迫驱逐到Kordun地区而留在Karlovac的2 000套公寓现已被克罗地亚人非法占有。由于已知道约有30 000名塞族人已被赶出Karlovac,因此,可以认为这些留下的公寓中新的房客将是克罗地亚人,克罗地亚当局通过这种办法可以防止塞族人返回到他们家中。

- Miroslav Kuljanin曾任萨格勒布的警官,他被克罗地亚警察强行和非法地迁出公寓。

- 在1991年12月,Ljiljana Suvasic的公寓遭到一群克罗地亚士兵的袭击,他们命令她离开公寓。她离开公寓和工作单位后逃到斯洛文尼亚。

- Pera和Nevenka Scekic在离家接受治疗期间,一群克罗地亚警卫强行占领了他们在萨格勒布的公寓。

- Nedeljka Prica在因家庭的缘故离家期间,一名克罗地亚军人强行占领其公寓。

- 萨格勒布市的Todor Ilic因为受到威胁而临时离开该城,一名克罗地亚军人乘机搬到他的公寓中。

- 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国防部的允许下,一个名叫Drazen Culjat的克罗地亚军

人强行占有Miroslava Sekulic在萨格勒布的公寓。当时,该军人将Miroslava及其怀孕八个月的女媳赶出家门,而军方和民警都拒绝干预。

- 1992年2月7日,Ankica Dabic在萨格勒布市的公寓被一个名叫Davor Ramljak的克罗地亚警官强行占有。

- 1992年4月6日,Momir Kelecevic在萨格勒布市Djure Pucara 19的公寓被一个名叫Dabic的克罗地亚人强行占有。

- 来自Karlovac的一个名叫M.M的残疾人在住院期间,其公寓被克罗地亚军人非法占有。

- 来自Karlovac的Milos Stojic教授在1991年年底和1992年年初住进医院。他的公寓在这个期间被洗劫,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搬到公寓中。他采取了必要的行动想要将公寓要回,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他向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有关当局说情(包括共和国总统),但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结果。

- 来自Darugar的名叫Radmila Rakovic的化学工程师因残疾而靠补助金维生。她在国外治疗期间,没有人住在公寓中。Zupanija地方当局通过1994年11月4日的决定将她的公寓分给另一个人。通过Sisak District法院第P-791/94号决定,她可将公寓要回,但目前的房客拒绝搬出。该房客得到该公寓拥有者Sisak Foundry的支持。她再次提出诉讼,但由于被告拒绝出席法院的审判,因此进展非常缓慢。

在1991年分给若干退休军官、为南国防军工作的文职人员以及现役军官的前南国防军公寓\* \* \* 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所有这些人都是从南国防军住房司得到必要的

---

\* \* \* Ivan Zvonimir Cicak在上述会议上的开场白中说,根据克罗地亚国防部住房委员会前主席Modrusan在与《信使报》的采访中所提供的数据(1993年),克罗地亚当局已经从南国防军收走了53 000套公寓。然而,根据前副总理和现任副总统Sabor Vladimir Seks最近所提供的资料,克罗地亚当局只接收38 268套公寓。因此,该国政府必须解释大约有15 000套公寓为何“消失”,必须解释它是否接收了这些公寓。

文件,然而,在1991年7月24日克罗地亚政府决定禁止使用南国防军和联邦的不动产。根据这项决定,克罗地亚国防部在1992年年终开始通过市政府的机构强行将所有的房客迁出。它声称,曾为南国防军工作的军官和文职人员是非法搬到这些公寓,虽然他们拥有前南国防军所发的法律文件。由于克罗地亚共和国只是在1991年10月8日才取消原先的军队住房条例,因此,这项行动则更加非法。结果,大约有4 500套军人的公寓被没收。

斯普利特(过去两年里迁出了1 500户家庭)和萨格勒布这两个城市发生了最多的非法迁出事件。

克罗地亚政府已计划将17 000套公寓的房客迁出。迄今为止,大约有6 000户家庭,主要是塞族人的家庭已被迁出。尽管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和诸如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卡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等个人已对关于军人公寓的作法经常提出抗议,克罗地亚政府无视它在欧洲联盟的作证和担保下于1991年11月与南国防军所签署的协定,继续滥用职权。

克罗地亚推迟通过一项关于购买军人公寓的法律,因此,使得数千名房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特别令人感到关切的是,国家机构滥用职权的作法,尤其是在违反法律规范的案例中,这些机构随后还主张将这些违反行为作为法院决定的法律基础(首先将房客迁出,在6个月后,法院则根据法律规定,决定没收该公寓,因为他/她已不在该公寓中居住达6个月)。

## 9. 精神上的种族灭绝

他们用最不道德的方法将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的塞族东正教徒转化为天主教徒。数百年来塞族一直拒绝被同化,今天的克罗地亚当局想要通过转教来实现这个目的。

学前和学龄儿童是主要的目标。根据现有的资料,克罗地亚境内超过10 000塞

族儿童已经被转为天主教徒。在克罗地亚的学校里宗教课程是一种备选课目。这门课程由天主教神父教学,自从开设这门课程以来,信仰东正教塞族儿童就选择不去上课。因此这些儿童被列为非基督徒,受到羞辱甚至虐待。他们的父母为了使这些儿童不受羞辱和虐待,确保他们能够接受正常的教育,要求塞族东正教神父颁发证书,证明他们的子女已经在东正教堂受过洗,并将这些证书提交给天主教神父带领儿童前往天主教会第一教区,并指示他们到天主教课堂上课。

Dragan Hinic 代表在克罗地亚议会中曾谈到使塞族儿童改信天主教的问题。他在1994年10月20日说,已经有11 000至14 000名塞族学龄儿童改信天主教,为此他在议会上被克罗地亚代表 Drago Krpina 殴打。即使萨格勒布天主教会也不否认这项事实,而该教会在前几次场合确否认。

该国政府和教会当局对于儿童上天主教课程的解释是,非天主教儿童的父母为了实际理由,希望他们的子女接受这些课程。同时,他们说没有对儿童及其父母施加压力,学童如果到天主教课堂上课,就不需要改变信仰,这种说法不符合天主教会的意图,天主教教士说,他们不能拒绝想要上天主教课程的儿童,因为这会被解释为歧视这些儿童。他们还说这些儿童有很多是来自异教徒通婚的家庭。天主教会官员说,东正教会拒绝让他的神父到学校开宗教课程是一种借口。克罗地亚教育当局最近开始在学校注册簿中将塞族儿童列为克族。

克罗地亚当局不尊重塞族东正教会和塞族人民的最佳例子是他们拒绝使用“塞族东正教会”这个名词,反而使用“希腊东正教会”。

塞族东正教会有很多神父和五名主教被赶出克罗地亚共和国(只有五至六名留在该国)。克罗地亚当局不允许他们返回,即使他们回去,这些神父也无处可走,因为许多东正教堂和神父的住房都已经被摧毁。

以下是宗教迫害的一些例子:

- 1992年B.R.是萨格勒布“K.R.”小学的五年级学生,他作为塞族在该校注册。当他的同学知道这个事实以后,就嘲笑他、侮辱他、并虐待他。教师没有采取

教育措施来保护他,他们的解释是,其他儿童的违规行为是无法防止的,因为他们是这样在家里长大的。该塞族女孩没有上天主教课,因此更加受到虐待。

- 根据塞族东正教会的记录,有41个父母要求把他们的子女从东正教会放出来,以便他们能够上天主教课,并改信天主教。这些儿童是1978年和1985年期间出生的小学生,有4名出生在1966年和1968年之间。这些父母向塞族东正教会的神父解释说,他们希望子女能够上天主教课,以便能够适应环境,避免被骚扰,减轻同学和老师对他们的怀疑。

- 1992年5月21日,一位名叫 N.N.的家长要求塞族东正教会神父发放一份有关其子女受洗的证明,他在请求信中说,他的子女在天主教会第一教区需要这个证明,因为天主教神父要求提供这种证明。

- 名叫 N.N.的家长要求塞族东正教会神父开具一项证明,说明他的子女已经在东正教会受洗,旨在避免他的子女受到侮辱,以及被人称为反对基督者。

- 萨格勒布圣十字教会的一封信可以说明使塞族东正教儿童改信天主教的问题,其中说 N.N.想要参加天主教会第一教区,因此他要求塞族东正教会给他的子女开具一份受洗证明。克罗地亚教育和教会当局针对塞族儿童采取的这些行动目的在同化东正教人口,使用最不讲信用的方法将在该地区生活了数百年的塞族人民清洗出去。

## 10. 公民资格问题

克罗地亚公民资格法规定获得克罗地亚资格的条件之一是要看“他或他的行为是否尊重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法律秩序和习俗,并接受克罗地亚文化”(第8条,第1款,第5分款)。此外,同一法律第26条规定内政部如果认为为了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利益,可以拒绝批准获取或放弃公民资格请求,即使请求者符合所有的条件。这就让有关当局(警察局)有任意决定的权利,不加解释,拒绝塞族取得或放弃克罗地亚公民资格的权利。此外,取得公民资格还有一项条件,即规定公民签署一份向该政权效

忠的声明书。

让有关当局享有任意颁发或拒绝颁发公民资格的权利(拒绝颁发事件经常发生在塞族身上)，“民主”克罗地亚以最直接的方式侵犯了其公民中有些人的基本政治权利、民权、经济和社会权利，他们利用“克罗地亚公民资格”来作为歧视塞族以及最终将他们同化的有利手段。

即使在克罗地亚报纸上也报导了许多有关拒绝颁发有关“克罗地亚公民资格”的事例。这些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 来自 Rijeka 的塞族医生 **Dragan Jankovic** 申请克罗地亚公民资格，他的请求遭到拒绝，但没有解释理由。内政部在其决定中说 **Dragan Jankovic** 符合取得克罗地亚公民资格的条件，但是为了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利益，拒绝他所提的请求。克罗地亚宪政法庭推翻了内政部的决定，其解释是，他们拒绝所提的理由是不许人行使克罗地亚宪法第18、19和28条所载的各项基本人权和民权。在 **Dragan Jankovic** 提出第二次申请以后，克罗地亚内政部决定再次拒绝他的请求，他们的解释是，在过去五年，记录上显示他没有持续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居住。**Dragan Jankovic** 出生在现在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境内的 Nis，在1岁时随着父母迁往 Rijeka 。他的案子仍待处理。

## 11. 在政府机构中的人数

塞族被赶出所有的政府机关和机构：警察局、军队以及教育、司法和卫生机构。此外，其他公共事务部门的塞族人数很少，因为这些事务部门和机构也进行了种族清洗。

塞族的政治不平等待遇造成了他们经济上的不平等待遇。他们被公司、银行和金融机构解除了管理职务。

塞族在行使拥有权和平等参与社会改革权方面也受到歧视。在没有将其拥有权列为国家财产的塞族机构(塞族东正教会、塞族文化协会“**Prosveta**”)遭遇的情形

也是这样。

## 12. 毁坏法西斯受害者纪念碑址

克罗地亚官方对于南斯拉夫民族反法西斯斗争纪念碑址进行涂污和破坏的案例越来越多充耳不闻。克罗地亚有关当局不但不检控和惩罚干下这些罪行的人,他们还低声下气地提供援助,唆使他们这么做。并且还经常自己也这么干。

估计超过2 000个反法西斯斗争纪念碑址被摧毁或损害。例如,Jasenovac 纪念碑址就被破坏,陈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最大的集中营里对塞族人民犯下最臭名远扬的 Ustasha 罪行的博物馆不是被摧毁就是被神秘的改变了内容。

以特别威吓人的形式重新发起的 Ustasha 运动是在再度采用克罗地亚共和国的货币库纳,改变街道、广场、各种设施和机构的名称,甚至包括地理名称,这些名称曾经在克罗地亚不远的过去作为法西斯- Ustasha 政权黑暗时代的标志。

在克罗地亚小学和中学课程中采用众所周知的克罗地亚独立国 Pavelic's 时代的 Ustasha 意识形态作家的作品对于被该残忍政权处死的成千上万的无助的塞族男女的亲属和后代来说是令人心痛的头等大事。

-----